

與葉楚儉書·····	六
與柳亞子書·····	充
與柳亞子書·····	充
與劉三書·····	充
與柳亞子書·····	七
與劉三書·····	七
與柳亞子書·····	七
與劉三書·····	七
與柳亞子書·····	七
與劉三書·····	七
與邵元冲書·····	七

與邵元冲書·····	七
與邵元冲書·····	七
與鄧孟頌書·····	七
與鄧孟頌書·····	七
與鄧孟頌書·····	七
與鄭桐蓀柳亞子書·····	七
與柳亞子書·····	七
與柳亞子書·····	七
與邵元冲書·····	七
與邵元冲書·····	七
與柳亞子書·····	七
與劉半農書·····	七
與劉半農書·····	七

與劉二書

劉三我兄足下：前月念旬，肅具片楮，何久未蒙賜答？抑被洪喬投向石頭城下耶？海航哥都不聞動靜，別來無恙否？秋風又一度矣。

曼拜。
中秋前四日。

與劉二書

劉公足下：別後思心潭潭，書來良以爲慰，惟諸故人音塵遠隔，不能不頽頽於心耳。杏南兄放舟在何日，晤時乞爲我道念。鍾公亦於明日來申。寒衲送君南浦時，以爲不久當可接席快談，而竟不果，其緣慳耶？寒癡切祈珍攝，以慰此馳想也。

博經合十。
十二月十五日。

與劉二書

劉三我哥足下：匆匆握別，無一書至，殆以曼根器淺薄，不屑教誨。見棄之速，情奚以堪？曼前此所爲，無一是處，都因無閱歷，故人均以此疎曼，思之成癢。第天下事無有易於罵人者。曼

處境苦極，深契如兄，豈不知之？家庭事雖不足爲兄道，每一念及，傷心無極矣。嗟夫劉三，曼不願棲遲於此五濁惡世也。前太炎有信來，命曼隨行，南入印度，現路費不足，未能豫定行期。曼下月初可以返東，頃已謝絕交游，唯望兄勿棄我太甚而已。天寒風厲，依望珍重，暇時望有以教曼也。

與劉三書

弟曼殊頂禮。十月二十三。

錮三我兄足下：謹接二十七日賜復，知不棄，快慰何言？至云責兄，則余豈敢？前書如怨如訴，蓋鬱拂使然，寧如兄有湖山佳致，黃酒消憂者哉？比來愁居，朗生千里，晦枚連日邀飲，堅辭不得，兄聞之，得毋謂曼忘却兄言乎？幸憐我也。頃須俟劍妹來，方能定日東行。劍妹十五回鄉，云一週可返，今臨半月尙未來，殊邑邑。昨聞效魯有主神州筆政之說，未知確否耳。佩公嘗言兄與彼素有芥蒂，第何所因，能見告否？申公有意明春返居滬濱，以留東費用繁浩，且其老太太遠適異國，諸凡不便故也。近日功課忙否？暇時乞兄爲我署翁山女語四字（或加屈字），各如錢大，蓋家母將以女語付剞劂，流傳日本。女語一卷，出屈大鈞廣東新語，此係清朝禁書，

兄見過否？前承允題梵文典大作，已就否？如兄肯爲曼作傳，若贈序體最妙，因知我性情遭遇者，舍兄而外，更無他人矣。千萬勿却。知己之言，固不必飾詞以爲美，第摹余平生傷心事實可耳。（曼今年二十四）奉寄國粹學報一冊，天義二冊，社會主義譯習會報告一紙，乞檢收。前數日上海亦下微雪，連日寒凝，又無緣侍兄左右，伏維珍重，以慰勞想也。

曼殊頂禮。十月二十九日。

與劉二書

劉三足下：別來匪夕不思，今旅次長崎，由東京轉來手教，未開械時，欣喜無極，至誦大作，則不禁潸潸墮淚也。真知我者惟公耳，卽作畫紀之。日間往東京，將以入銅，然後寄上。南入印度，尙未有期。公明春行止如何？昨日爲陽曆元旦，此間不甚冷。餘容續呈，致日本雜誌兩冊，不足道也。

元瑛叩。

與劉二書

劉三足下：春序將謝，繫念無時。前日方去一櫛，并書數冊，遞接初十日手示，并扇面一張。曼近日肩下生瘡甚痛，全愈時當勉應命，一面代請三聲，聞爲公題字。曼西歸尚未可期，南條四月赴西京，暫不能進真宗。人事牽引，濁世昌披，人懷悵恨，奈之何哉？未涯瞻奉，臨書惘然。

曼殊婆禪裏。二月二十七日。

與劉二書

劉三足下：久不接公書，殊勞懸念。春序已謝，道歷何似？前來扇面，尙未寫就，蓋近日心緒亂甚，太少兩公又有齟齬之事，而少公舉家遷怒於余。余現已遷出，飄泊無以爲計，欲返粵一轉，奈無資斧何，故只可沿門托鉢。公暑假可到申否？曼日坐愁城，稍得路費，當返羅浮，靜居數月，然後設法南行。濁世昌披，非速引去，有嘔血死耳。前去信一封，相片三幅，何以久無覆音也？天梅佩忍諸公別久矣，或因通書，幸爲致意。餘容續呈，卽頌清安。

曼拜。四月八日。

與劉二書

季平愛友垂鑒，別將半載，無時不思。昨秋白雲庵南樓一聆教誨，即赴秣陵。閱數月東行，又無握別之緣，及今未聞動定，少病少惱，不行脚僧皮囊如故。思維疇昔，隨公左右，教我爲詩，於今東塗西抹，得稿盈寸，相去萬里，反不得公爲我點鐵，如何如何？前託枚公轉致文姬圖，隨意得之，非敢言畫，收到尙望答我一楸。夢中不識路，何以慰相思耶？雪近爲惱病所苦，每日午前赴梵學會，爲印度婆羅門僧傳譯二時半，醫者勸午後工夫僅以一小時爲限。拜輪集今已全篇脫稿，待友人付印畢事，當速呈上，以證心量。近證得支那一語確非秦字轉音，先是見翻譯名義集譯支那一語本巧詐義，心滋疑惑，及今讀印度古詩摩訶婆羅多，元文始知當時已有支那之名。案摩訶婆羅多乃印度婆羅多朝紀事詩，前此有王名婆羅多，其時有大戰，後始統一印度，遂有此作。王言嘗親統大軍，行至北境，文物特盛，民多巧智，殆支那分族云云。攷婆羅多朝在西紀前千四百年，正震旦商時，人慕我文化，稱智巧耳。又聞王所言波斯國俗，今時所證皆確。雪常以經典載印度事實，質之婆羅門僧，無一毫支離，而西人所攷，多所差舛。今新學人咸謂支那乃秦字轉音，實非也。故附書之，以問吾公。雪西歸尙未有期，心緒萬千，付之滄波一棹耳。

雪蜨頂禮。四月初二日。

與劉三書

季平我兄如見。前託枚公轉去一函，畫一幅，收到望賜復一楮，以慰下懷。雪於此每日上午爲婆羅門僧傳譯二時半，餘則無思無爲。惟平生故人，念不能忘耳。兄尙留武林否？雪近爲腦痛所苦，未知何日得西歸相見。昨秋西湖之會，尙形夢寐間也。現待梵學會覓得代人，雪卽移住海邊，專習吹簫，是亦無俚之極，豫備將來乞食地步耳。海航達權兩兄常通信否？便中乞代候。久欲致書，每一執筆，心緒無措，兄愛我既深，必能見諒。今如賜教，望寄日本東京小石川區高田豐川町三十一番（女子大學校側）玉名館鄭瑞先生轉交雪蜨無誤。此後行止如何，另當相聞也。此肅敬叩清安。

弟雪蜨頂禮。四月八日。

與劉三書

季平我兄如見。前去兩楮，畫一幅，想已塵清鑒矣。弟腦痛如故，醫者謂是病無甚要緊，但

須靜養，故弟近日心緒至無聊賴。又聞佩公病臥滬上，勢將不起，中心淒愴。未知吾兄居滬，抑尙留武林？暇時萬望見示行止，以慰下懷。弟每日爲梵學會、婆羅門、僧傳譯二時半。梵文、師彌君、印度博學者也，來東兩月，弟與交遊，爲益良多。嘗屬共譯梵詩，雲使一篇，雲使乃梵土詩聖迦梨達奢所著長篇敘事詩，如此土離騷者，奈弟日中不能多所用心，異日或能勉譯之也。現欲移住海邊，惟梵學會尙未覓得替人，故暫留江戶，兄賜教望寄東京小石川高田豐川町三十一番（女子大學校側）玉名館鄭璠先生轉交無誤。前命畫扇面，昨歲曾託末底居士題字，因遷居數次，今已失却。又雞鳴寺圖、聽鵲圖、渡水寄懷金鳳等畫，昨冬本欲攜來付印，然後寄上，今並所得懷人畫數十幀，竟茫然不知在何許矣。此事晤枚公可知其詳。弟西歸無期，相見不知何時？終日但聞無歡之語，回憶秣陵半載，對牀風雨，受教無量，而今尙可得耶？附去兩刺，望便中寄海航達權兩兄，並乞代述近况爲感。餘容續呈，伏維強飯，臨楮不勝馳戀。

弟雪頂禮 四月十一晨。

與劉二書

季平我兄如見：前去數楸，妥收未雪。今侍家母旅次逗子海邊，幽巖密簾，甚思昨秋武林之會也。未知吾兄少病少懣，不海航達權兩兄，亦久別甚念，或因通書，幸爲我道意。前譯拜輪詩，恨不隨吾兄左右，得聆教益。今蒙末底居士爲我改正，亦幸甚矣。今寄去佗露哆詩一截，望兄更爲點鐵。佗露哆，梵土近代才女也，其詩名已遍播歐美。去歲年甫十九，怨此瑤華，忽焉彫悴，乃譯是篇，寄其妹氏。想兄詩囊必盛，能示我一讀否？餘容續呈。

雪拜。四月廿日燈下。

與高天梅書

天梅居士侍者：昨歲自江戶歸國，擬於桂花香裏，趨叩高齋，而竟不果；情根未斷，思子爲勞。頃接南社初集一冊，日夕誦之，如與諸故人相對，快慰何言！拙詩亦見錄存，不亦佛頭着糞耶？納行脚南荒，藥攄爲伍，不覺逾歲。舊病新瘥，於田畝間盡日與田夫閒話，或凝處斗室，哦詩排悶。比來一病輕如燕，扶上雕鞍馬不知，惟有長嗟而已。大著精妙無倫，佩伏佩伏。納嘗謂拜輪足以貫靈均，太白，師梨足以合義山，長吉，而沙士比，彌爾頓，田尼孫，以及美之郎，弗勞

諸子，只可與杜甫爭高下，此其所以爲國家詩人，非所語於靈界詩翁也。近世學人，均以爲泰西文學精華，盡集林嚴二氏故紙堆中。嗟夫，何吾國文風不競之甚也！嚴氏諸譯，納均未經目，林氏說部，納亦無暇觀之。唯金塔剖尸記、魯濱孫飄流記二書，以少時曾讀其元文，故舊誦之，甚爲佩伏。餘如吟邊燕語，不如歸，均譯自第二人之手；林不諳英文，可謂譯自第三人之手，所以不及萬一。甚矣譯事之難也。前見辜氏癡漢騎馬歌，可謂辭氣相副。願元作所以知名者，蓋以其爲一夜脫稿，且頌其君，錦上添花，豈不人悅，奈非如羅拔氏專爲蒼生者何？此視吾國七步之才，至性之作，相去遠矣。惜夫辜氏志不在文字，而爲宗室詩匠牢其根性也。納謂凡治一國文學，須精通其文字。昔瞿德逢人，必勸之治英文，此語專爲拜輪之詩而發。夫以瞿德之才，豈未能譯拜輪之詩，以非其本真耳。太白復生，不易吾言。昨歲南渡，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羅弼氏，亦以此說爲當，卽贈我西詩數冊。每於椰風椰雨之際，挑燈披卷，且思羅弼氏，不能忘弼也。未知居士近日，作何消遣，亦一思及殘僧飄流絕島耶？前夕商人招飲，醉臥道中，卒爲友人扶歸始覺。南渡以來，惟此一段笑話耳。

屈子沈江前三日，阿難發自耶婆堤（見佛國記）舊都。

與高天梅柳亞子書

天梅亞子兩居士連座，前接哲子書，始知兩居士道體如昨。天中節奉上一牋，託哲子轉交，想已塵清覽矣。頃接手示，厚意篤摯，循環銘誦，不知所以爲報。我比來咯血之症復發，羈旅六月，已費去七百餘金，故未能買舟赴印。南洲暑溼，未易衛養，承示約圖良會，深感遠地殷殷至意。遙念諸公文酒風流，而我飄流絕島，嗟夫病骨，還剩幾朝，尙不可知，焉問歸期！道一佩忍兩公爲况復何如也？平生故人，去我萬里，伏枕思維，豈不悵恨。萬梅圖不值一粲，今委作畫，愧畫筆久廢，但望梵天帝釋，有以加庇，異日或能歸國，勉應尊命耳。前歲佩公匆匆一別，都不聞動定，懣懣夫人詞，何不見寄一冊？今去拙詩，尙祈斧改。又前佩公許爲我題明故宮瓦當歌，至今未見惠下，想佩公亦已忘却，或因通書，幸爲我寄言佩公也。吹萬居士前於海上一晤，殆如夢幻，想起居彌健耳。近讀所南「千金散盡還彈劍，四海交空且碎琴」句，感慨隨之。兩居士大著必多，還望便中書示一二，以慰纏綿之病，幸何如之！

瑛頂禮。五月十七日燈下。

答瑪德利牒湘處士書

鴻師壇次星洲一別，於今三年，馬背郎當，致疏音問。萬里書來，知說法不勞，少病少惱，深以爲慰。燕子箋譯稿已畢，蒙惠題詞，雅健雄深，人間富有博學多情如吾師者乎！來示所論甚當，佛教雖斥聲論，然楞迦瑜伽所說五法，曰相，曰明，曰分別，曰正智，曰真如，與波彌尼派相近。楞嚴後出，依於耳根圓通，故有聲論宣明之語，是佛教亦取聲論，特形式相異耳。至於應赴之說，古未之聞。昔白起爲秦將，坑長平降卒四十萬，至梁武帝時，誌公智者，將斯悲慘之事，用譬獨夫好殺之心，並示所以濟拔之方。武帝遂集天下高僧，建水陸道場，凡七晝夜，一時名僧咸赴其請，應赴之法自此始。檢諸內典，昔佛在世，爲法施生，以法教化，一切有情，人間天上，莫不以五時八教次第調停而成熟之；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，恢弘其道。迨佛滅度後，阿難等結集三藏，流通法寶。至漢明帝時，佛法始入震旦，風流嚮盛。唐宋以後，漸入澆漓，取爲衣食之資，將作販賣之具。嗟夫異哉！自既未度，焉能度人！譬如落井救人，二俱陷溺。且施者與而不取之謂，今我以法與人，人以財與我，是謂貿易，云何稱施？況本無法與人，徒資口給耶！縱有虔誠之功，

不賸貪求之過。若復苟且將事，以希利養，是謂盜施主物，又謂之負債用；律有明文，呵責非細。誌公本是菩薩化身，能以圓音利物，唐持梵唄，無補秋毫，矧在今日凡僧，相去更何止萬億由延？雲棲廣作懺法，豈延至今，徒誤正修，以資利養，流毒沙門，其禍至烈。至於禪宗，本無懺法，而今亦相率崇效，非但無益於正教，而適爲人鄙夷。思之甯無墮淚！至謂崇拜木偶，誠劣俗矣。昔中天竺曇摩拙叉善畫，隋文帝時，自梵土來，遍禮中夏阿育王塏，至成都雒縣大石寺，空中見十二神形，便一一貌之，乃刻木爲十二神形於寺塏下。嵩山少林寺門上有畫神，亦爲天竺迦佛陀禪師之迹。復次有康僧鎧者，初入吳，設象行道，時曹不興見梵畫，儀範端嚴清古，自有威重儼然之色，使人見則肅恭，有皈仰心，卽背而撫之，故天下盛傳不興。後此雕塑鑄象，俱本曹不興卽道子，時人稱「曹衣出水，吳帶當風」，夫偶象崇拜，天竺與希臘羅馬所同。天竺民間宗教，多雕刻嚮惡神像，至婆羅門與佛教，其始但雕刻小形偶象，以爲紀念，與畫象相去無幾耳。逮後希臘侵入，被其美術之風，而築壇刻象始精矣。然觀世尊初滅度時，弟子但實其遺骨，貯之塏婆，或巡拜聖迹所至之處，初非以偶象爲重，曾謂如彼僞仁矯義者之淫祀也哉！震旦禪師亦有燒木佛事，百丈舊規，不立佛殿，豈非得佛教之本旨者耶？若夫三十二相八十

隨好，執之卽成見病，况於雕刻之幻形乎？「三斯克烈多」者，環球最古之文，大乘經典俱用之。近人不察，謂大乘經爲「巴利」文，而不知小乘間用之耳。「三斯克烈多」正統，流通於中天竺，西天竺，文帝玕瑪邇，華羅疋等處。盤迦梨西南接境，有地名屈德，其地流通「烏利耶」文，惟與「盤迦梨」絕不類似，土人另有文法語集。入天竺西南境，有「求察羅帝」及「摩羅隄」兩種，亦「三斯克烈多」統系也。「低婁求」爲哥羅門諦海濱土語，南達案達羅之北，直過娑伽窰都芝伽南境，及潮海瀕而南，達梅素邊埡，擴延至尼散俾羅等處，北與「烏利耶」接，西與「迦那多」及「摩羅隄」接，南貫揭蘭陀等處。「迦那多」與「低婁求」兩文，不過少有差別耳，兩種本同源也。「揭蘭陀」字，取法於「那迦離」，然其文法結構，則甚有差別。「秣羅耶縉」則獨用於摩羅鉢南岸。就各種字中，「那迦離」最爲重要，蓋「三斯克烈多」文，多以「那迦離」謄寫，至十一世紀勒石鐫刻，則全用「那迦離」矣。迨後南天竺章，變體爲五，皆用於芬達耶嶺之南，卽「迦那多」。「低婁求」等，天竺古昔，俱剝紅柳皮卽檀皮，或櫻欄葉卽貝葉作書。初，天竺西北境須彌山卽喜馬拉耶，其上多紅柳森林。及後延及中天竺，東天竺，西天竺等處，皆用紅柳皮作書。最初發見之「三斯克烈多」文，係鐫紅

柳皮上，此可證古昔所用材料矣。及後回部侵入，始用紙作書，而檉皮貝葉廢矣。惟南天仍常用之，意勿忘本耳。檉皮貝葉，乃用繩索貫其中間，單孔聯之，故梵土以纏結及線，名典籍曰「素怛纒」，或「修多羅」，卽此意也。牛羊皮革等，梵方尚禁用之，蓋惡其弗潔。古昔銅板，亦多用之鑄刻，此皆倣檉皮或貝葉之形狀。天竺古昔呼墨水曰「麻尸」，束蘆爲管曰「迦羅摩」，以墨水及束蘆筆書於檉皮貝葉及紙之上。古昔南天，或用木炭作書，尖刀筆亦嘗用之，其形似女子押髮長針，古人用以書臘版者。凡書既成，乃用紫檀薄片夾之，纏以繩索，組文繡花布之內，復實以梅檀香屑，最能耐久。先是游扶南菩提寺，尙得拜觀，却後臨安，梨花魂夢，徒令人心惻耳。龍樹菩薩取經，事甚渺茫，蓋華嚴經在天竺何時成立，無人識之。自古相傳，龍樹菩薩入海，從龍宮取出。龍宮者，或疑爲龍族所居，乃天竺邊鄙野人，或是海濱窟殿，素有經藏，遂以「龍宮」名之，非真自海底取出也。佛滅年代，種種傳說不同。德意志開士馬格斯牟勒定爲西歷紀元前四百七十七年。蓋本佛陀伽耶碑文，相差又有一年之限，吾師姑從之可耳。中夏國號曰「支那」者，有謂爲「秦」字轉音，歐洲學者皆具是想，女公子新作，亦引據之，納謂非然也。嘗聞天竺遺老之言曰：「粵昔民間耕種，惟持血指，後見中夏人將來羣祖之屬，民

咸駭歎，始知效法，從此命中夏人曰「支那」。「支那」者，華言巧黠也。」是名亦見摩訶婆羅多族大戰經，證得音非「秦」轉矣。或謂因磁器得名，如日本之於漆，妄也。案摩訶婆羅多，與羅摩延二書，爲長篇敘事詩，雖頌馬亦不足望其項背。考二詩之作，在吾震旦商時，此土向無譯本，惟華嚴經偶述其名稱，謂出馬鳴菩薩手。文固曠劫難逢，杌意樊公當日，以其無關正教，因弗之譯，與賴吒和羅俱作廣陵散耳。今吾震旦已從夢中幡落，更何顏絮絮辨國號，納難絕語言文字久矣，既承明問，不覺拉雜奉復，破夏至爪哇，昔法顯亦嘗經此，卽佛國記所云「耶婆提」。今婆羅門與回教特盛，佛徒則僅剩「波羅鉢多大石伽藍」倒映於潁陽之下，金碧飄零，無殘碑可拓，時見海鷗飛唳。今擬歲暮歸棲鄧尉，力行正照。道遠心長，千萬珍重。聞吾師明春遷居君斯坦，未識異日可有機緣，扁舟容與，盈盈湖水，寒照鑾眉否耶？

曼殊沙禪裏。一千九百十一年七月十八日。

與柳亞子馬君武書

亞子君武兩公侍者：久別思心彌結，誰云釋矣？邇者振大漢之天聲，想兩公都在劍影光

中，抵掌而譁，不慧遠適異國，惟有神馳左右耳。天梅止齋，爲况何似？楚僧兄近居滬否？不慧又病月餘，支離病骨，誰憐？季子今擬十二月過歸故國，鄧尉山容我力行正照，屆時望諸公惠存，爲我說消魂傷。君武亞子，願耶否耶？

三郎伏枕上言。十月二十八日。

與柳亞子書

亞子足下：曼離絕語言文字久。昨夕夢君，見滕上蔣虹字腿，嘉興大頭菜，棗泥月餅，黃燻糟蛋各事，喜不自勝。比醒則又萬緒悲涼，倍增歸思。「壯士橫刀看草檄，美人挾瑟請題詩。」遙知亞子此時樂也。如臘月病不爲累，當檢燕尾鳥衣典去，北旋漢土，與天梅止齋劍華楚僧少屏吹萬並南社諸公痛飲十日；然後向千山萬山之外，聽風望月，亦足以稍慰飄零。亞子其亦有世外之思否耶？

不慧曼殊頂禮。

與柳亞子書

亞子足下：前有數函奉寄，妥收未道？兄今日首途內渡，瑛以校事未了，故弗能同行。當於廿外檢燕尾鳥衣典去，然後啓行耳。正月十旬，可抵滬濱，聽亞子爲野衲說消魂傷，其樂何極也！三月須東行，未知亞子願伴野僧雲游否耶？

瑛頓首頓首。十四日。

答蕭公書

蕭公足下：佛國歸航，未見些梨之騎，經窗簾卷，頻勞燕子之箋；猛憶故人，鸞飄鳳泊，負杖行吟。又歛歛不置耳！昨晤穆弟海上，謂故鄉人傳不慧還俗，及屬某黨某會，皆妄語也。不慧性過疎嬾，安敢廁身世間法耶！惟老母之恩，不能忍然置之，故時歸省，足下十年情性之交，必諒我也。拜輪詩久不習誦，曩日偶以微辭移譯，及今思之，殊覺多事。亡友篤生曾尼不慧曰：『此道不可以之安身立命。』追味此言，吾誠不當以閒愁自戕也！此次過滬，與太炎未嘗相遇，此公興致不淺，知不慧進言之緣未至，故未造訪，聞已北上矣。今託穆弟奉去飲馬荒城圖一幅，敬乞足下爲焚化於趙公伯先墓前，蓋同客秣陵時許趙公者，亦昔人掛劍之意，此畫而後，不

忍下筆矣。

曼殊頓首頓首。

與默君女士書

默君女士鑒：曩聽秣陵，偶以他緣，未便奉謁，至今慨然。尊翁亦十餘年闊別，都弗聞動定，思念不置。乞見賜數行，慰此馳想。

曼叩。

與葉楚傖柳亞子朱少屏書

楚傖亞子少屏三公無恙否？別後蜷臥舟中，今晨抵長崎始覺，不圖疲倦至於斯極也。晚上趁急行車，後日二時可以甯家。沿道柳眼花鬚，各無聊賴，小住彌月即歸。天涯無處無風雨，海上故人，毋以爲念。

曼殊書於紅燒牛肉，雞片，黃魚之畔。

與葉楚傖柳亞子朱少屏書

舟過長崎，曾有數行奉寄，收到未？比來興致何似？近日腹中寒沍，生洞泄之疾，久未修箋道念，恕之。舊游雲散，旅况無聊；日往坊間搜羅歐人詩集，幸得四種，稍慰寥寂。月杪束裝歸去，織女渡河之後，須重來江戶。是間尙御薄縣，遙知公等正消受桃花扇底之風也。

曼殊合十。

與某君書

曼殊再拜敬覆。兩辱手書，兼君家阿玄將來珍貺，謹拜登受，感激在心，罔有捐替。所約弗克應赴；謂山僧日醉卓氏壇前，則亦已耳。何遂要山僧坐綠呢大轎子，與紅鬚碧眼人爲伍耶？七夕發丹鳳山，雞鳴經珠簾瀑，旁午至一處，人跡荒絕，四圍衰柳微汀，居然倪迂畫本也。草徑甚微，徐步得小丘，丘後有湖，寒流清徑，有弄潮兒，手攜銀魚三尾，口作笛聲，過余身畔，方知爲瀕海之地。問是何村，曰：「非村落。」湖名「玉女」，余直譯之曰「玉娘湖」，博君一笑。即日趁漁船渡沙陀江，初九日到樟溪，策馬馬頻嘶而行，顧望崦嵫，悽然身世之託。初十日至楓峽，頗類吾鄉里門。十一日小病，逆旅主人伺余甚殷渥，以憐余踰躓也者。黃昏於蕭疏籬落間，聞

英吉利女郎歌奎迦詩人槐特秋風鳴鳥之詞，其音淑媚無倫，令人觸感興悲。土人言此去十餘里有古刹，締造奇特，如病不爲累，當往一觀。屬覓之書，已函託波斯頓友人代購。拙著梵書摩多體文，已爲桂伯華居士籤署，明歲宜可出版。日食摩爾登糖三袋，此茶花女酷嗜之物也。奉去小影，見其眉目，可知狂放如故。九月可至香港。碧迦君相見否？久不寄箋，懼增伊鬱耳。

與柳亞子書

亞公足下：別後甚相思想，聯月弗書一字，故絕音訊耳。秋寒石瘦，可無恙耶？又舞子海濱圖，卽異方飄寄之人，盡日眺望處也。

與柳亞子書

亞兄足下：乍合仍離，可勝惆悵。抵皖百無聊賴，無書可讀，無花可觀，日與桐兄劇譚斗室之中，或至小蓬萊吃燒賣三四隻，然總不如小花園之「八寶飯」也。吾兄比來游興何似？桐兄決月杪歸滬，英亦同去，彼時或能再圖良會也。浪游潦倒，無有是處，遊子心情，亦當憐我。六月返西京紅葉寺，吾兄可肯一塵游屐否？兄如先在滬濱，乞爲我善護羣花。誠惶誠恐。

英頓首頓首。念一日。

與柳亞子書

亞兄左右：久別正相思想，晨間忽辱手示，快慰何言！桐兄前日抵申，同寓行臺，今擬明日同作蘇臺之遊，迄抵盛後，當能定奪何時能至尊許也。道一楚老，均在滬如故。惟劉三久不通書，想在華涇，享田園之樂耳。同儕一若散沙，公約恐不克踐，奈何？英花間之游已倦，破夏當返東一行，屆時吾兄如能同行，幸何如也！

英拜覆。三月十日。

與某公書

曼殊再拜敬覆某公閣下：去歲自南東渡，勞公遠送於野，今得廣州書，復承遠頒水晶糖、女兒香各兩盒，以公拳摯之情，尤令山僧感懷欲泣。別後悠悠行脚，臨水登山，每欲奉寄數行，聊證心量，而握管悲從中來。嗟夫，三復來示，知公固深於憂患矣！莊生云：『水中有火，乃焚大槐。』今之謂也。故交多速納南歸，願終於無緣一返鄉關。四月三十日，從安徽過滬，風雨兼天，

欲造訪令親，探問居起，亦不可得。與公晤會之期，尙難預定，悽惻其何能已耶！區子固非離經叛道之人，然此時男子多變爲婦人，衲只好三緘其口。昔人云：「修其天爵，而人爵隨之。」見時還望以此言勗之。衲重五前三日，偕燕君行抵舜湖，風景秀逸。一俟譯事畢業，又重赴迎江寺，應拂塵法師之招。東行須游泰山之後始定。令弟何時渡英？如行期已決，衲有介紹書三通付之。燕君亦於秋間往合衆國，惠斯康新大學，重攻舊業，可時相通問。未生養病日本，圖書館事無從而知；聞文瀾閣藏書已盡移於圖書館，廣雅藏書無恙，但未聞有圖書館之設；使粵人多讀聖賢之書，吾公亦有意於此乎？某公盛意，衲惟感篆於心；丁此四維不張之世，尤得道義之交如兩公者，此生慰矣，夫復何求！

五月十八日。

與葉楚傖書

至西京琵琶湖游次，病復大作。逆旅主人視余甚善，余甚感天心仁愛。是間爲三山最勝處，然「河山信美非吾土，」小鳳當思我經鉢飄零否耶？

與柳亞子書

行時未及一面，吾愁可知也。至西京，病復發。自分有愁無命之人，又安能逆料後此與吾亞子重有握手之歡否耶？河山信美，只增惆悵耳！亞子足下。

曼殊謹狀。

與柳亞子書

至大久保，復得瘡疾。頃至牛込，少試西藥。明後日赴大森，大森有梅花數百株，並是古物。「已知無奈娥娥冷，瘦損梅花更斷腸。」亞子甯謂山僧此時情緒不如放翁乎？大森小住，更赴熱海，熱海風候至佳。吾結習未忘，猶負氣如昔，病魔其如予何！賜教逕寄石井方，余雖浪游，必能轉致余逆旅也。此草，敬叩雙安。

燕謹狀。

與劉三書

積雪滿村，先愁玉笛，令老僧思念風雨聯牀，夢寄中酒之際也。鷓鴣無恙否？歲末南歸，舟經滬上，當圖良晤耳。劉三靈素兩居士萬福。

燕影伏枕上言。

與柳亞子書

亞子足下：不見匝月，酒量詩懷，又饒幾許？庸僧無狀，病骨支離，學道無成，思之欲泣。歲末南歸，遍巡聖迹，石龜懷海，我豈亡情？舟經黃浦，亞子其遲老衲于紅燈綠酒間耶？燕影伏枕謹叩。亞子佩宜兩居士萬福。

與劉三書

劉三足下：別又兩月，湖光梅影，云胡不思？鷓鴣時相見否？海棠哥作何消遣？燕日來病勢不佳，須赴千葉縣療治，歲末弗能西歸，但有惆悵耳。靈素夫人無恙？

燕影謹狀。

與柳亞子書

亞子足下久不聞動定，云胡不思？東渡湖光梅影，益增惆悵。日來病狀不佳，須赴千葉就醫，歲內不能西歸。未審吾亞子明春肯來一游否？如能約桐孫兄同來更佳。昔人秉燭夜游，良有以也。

燕影拜白。

與柳亞子書

亞兄足下：聯接兩箋，深以爲慰。大久保書，被洪喬投向石頭城下矣。病骨支離，異域飄寄，舊游如夢，能不悲哉！瑛前日略清爽，因背醫生大喫年糕，故連日病勢，又屬不佳；每日服藥三劑，牛乳少許，足下試思之，藥豈得如八寶飯之容易入口耶？京都雖有倚檻窺簾之勝，徒令人思海上鬪雞走馬之快耳。今晨天氣和朗，醫者誠勿出外，欲一探兒時巷陌，不可得也。盡日靜臥，四顧悄然，但有梅影，猶令孤山鄧尉入吾魂夢。伏望足下，無吝教言，幸甚幸甚。佩君無恙？

十二月二十六日。

與劉三書

今日嚴寒，病愈不佳，四顧悄然，但有梅影。醫師云：腸病最難療治，余既不專心仁愛，天心自有安排耳。劉三靈素無恙。

玄瑛謹狀。十二月二十九日夕。

與劉三書

相別逾月，伏維燕居清暇，沖明在襟，甚善甚善。淚香腸疾漸就痊可，但弱不勝衣耳。擬橫塘柳綠時西歸，隨吾劉三走馬吹花，或吳波容與，豈非快事？哲夫曾經海上，未鰓雛時通尺素否？芳草天涯，行人似夢，寒梅花下，新月如煙，未識海上劉三，肯爲我善護羣花否耶？

淚香誠惶誠恐。

與柳亞子書

登江中孤嶼，頗有太冲振衣濯足之慨。今晨阻雪，未上大蓮華峯。歸期當在四月之末，吳波容與，豈不大快。此間亞兄近好。

玄瑛白。二月二日。

與劉三書

連日自橫濱而羽田，而妙見島，而千葉海邊，今日少憩梅屋，頗有江汀澤畔之意。昨日舊病復發，幸得良醫。三四日內，須赴東京。一隨緩消歲月，生計老架裝。劉三近怎麼生？海上花卿五姑輩，這個消息否？哲子雄伯何如此叩。儼社。

燕影謹白。二月十八日。

與劉三書

頃至東京，專攻三論宗，以一向隨順，住心觀淨，是病非禪，所謂心如虛空，亦無虛空之量。住十日即赴西京。此叩雙安。

玄瑛謹白。二月二十日。

與邵元冲書

兩辱手示，深以爲慰。吾公行後，諸人仍在內務府行走，余即靜坐終日，心知是病非禪。海上故人，別來何似？秋風又一度矣。棠姪淑嫻無倫，阿崔已亭亭玉立，似盛思閣下也。信四封奉

轉望察收。閣下如不得志，還來就赤松子遊，是間亦不少明眸善睐之人，可與晤言也。

王昌順首。七月十八日。

與邵元冲書

連日甚寒。晨間小雨如煙，不能掃小園子。午後試新衣，並赴源順，食生薑炒雞三大碟，蝦仁麵一小碗，蘋果五個。明日肚子洞泄否，一任天命耳。某君勸昌勿歸，然則中秋月餅，且無福消受，遑論其他？

二十三日燈下書。

與邵元冲書

今晨拜誦海上來箋，知居士果無恙，欣歡何似？昌近日頗涉冥想，不知其然而然，昨日友人招飲源順，歸時已十二句鐘矣。阿崔猶得一晤否耶？後園柿子，已垂垂作金魚黃色矣。近日曾一到荔香園醉漚齋否？

八月初一日。

與鄧孟碩書

孟君侍者：別去四月，積懷累轡，云何不感。聯接兩箋，敬悉燕居清暇，沖明在襟，幸甚幸甚。前月卓方伯去後，諸人仍在內務府行走。賤恙較前爲佳，然日本雖有名醫，又何能起余幽憂之疾？每念天涯遊子，不覺淚下。燕君遠託異國，起居復何如也？歐洲大亂平定之後，吾當振錫西巡，一弔拜輪之墓，未識彼時孟君能會我於山寺中否？附去卓方伯一函，乞察收。國事自有佛在，餘無言說。君有奇遇，幸相告也。

宋玉誠惶誠恐。宣統六年八月十九日。

與鄧孟碩書

孟君足下：接十一月二十六日手示，知故人無恙，快慰何言！科倫比亞有何奇遇，能相告一二否？君謂賣文自給，此亦人生至無可如何之事。吾聞新大陸米珠薪桂，大不易居，望君早日赴法蘭西。往昔吾在滬，見各國麵包遠不及法蘭西人所製者；惟牛肉牛乳，勸君不宜多食。不觀近日少年之人，多喜牛肉牛乳，故其情性類牛，不可不慎者也。如君謂不食牛肉牛乳，則

麵包不肯下咽，可赴中土人所開之雜貨店，購頂上腐乳，紅色者購十元，白色者購十元，塗麵包之上，徐徐嚼之，必得佳脰。如君之逆旅主人，詢君是何物，君則曰紅者是赤玫瑰 Chinese；彼復詢白者，君則曰白玫瑰 White。此時逆旅主人，豈不搖頭不置，歎爲絕品耶？吾自十月已遷來覺生先生處，胃疾已平，深感天心仁愛，復謝君天涯相問之殷也。吾室中有金陵所刻佛像，又有陳搏老祖所書「開張天岸馬，奇逸人中龍。」十大字，又有達摩祖師畫像。明歲吾或能赴瑞士山中面壁，亦未可知。遲二日爲西曆度歲之時，念君遠適異國，猪油年糕，必不可得，爲凄然久之。君何時西歸？人事固多變，恐後此終無再見之日。縞衣人有信至否？或因通書，幸爲和尙問縞衣人起居。欲言不盡。寒凝千萬珍重，珍重千萬。

宋玉頓首頓首。宣統六年十一月十四日。

與鄧孟碩書

西園有破梅，爛石，十八世紀木屐，君豈憶念之乎？可憐余之廣東皮箱，都在滬上拍賣，甚至天方國之馬桶，亦被紅頭阿三拿去。余欲赴大食國一觀古跡。君居紐育城作麼生？恐爲癡

心魔女所惑耳，如是我言。

洋皇帝四年一月五號。皇帝宣統六年十一月二十日。

與鄭桐蓀柳亞子書

桐蓀亞子兩兄：福履多豫，幸甚幸甚。吾患肺炎幾一月，昨日始來東京，寄食城外小廟。聞伯華先生尙居神田，但不知其地址。前聞桐兄赴美利堅國，阿傳赴雜港，然否？湘四秦等阿崔諸人，何以不能安貧樂潛也？小園嘉樹列植，足以流盼，時解衣覓蟲，放於地上，有侏儒亦於髮中麼出一蟲，強謂余過彼。余言：「余之蟲自身上，色白，子之蟲自頭上，色黑，何強加余以過？」侏儒雖語塞，然吾是弱國之民，無顏以居，無心以甯，亞子豈知我愁歎耶？近發明一事，以中華腐乳塗麵包，又何讓外洋，痴司牛油哉！牛乳不可多飲，西人性類牛，卽此故。吾病癒歸廣東，體中何如？善保元吉。

孝穆再拜。三月二十二日。

與柳亞子書

輕輕愛出風頭，吾恐斯人終爲細腰餓死。紐蘭書至，言已由英之美，余勸渠歸來鄉國，毋爲異域之鬼。此處亦有蓮子羹八寶飯，唯往返須數小時，坐汽車又大不上算，打牌九又恐紅頭阿三來討厭。紐蘭書法甚有進步，但字瘦如人耳。輕輕好罵，紐蘭曰：『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』像煞有介事。歐洲大亂，呂宋煙餅干都貴，摩爾登糖果自不待言。鮑記室妄談國事，實是南京告化子耳。此處尙未換單衣，蘇州天氣何如，亦嘗至植園、西園疎散否？不知所裁。

與柳亞子書

吾日吸雅片少許，病亦略減，醫者默許余將此法治病矣。伯順同阿二昨日趁法蘭西公船返國。計余在此，尙有兩月返粵，又恐不能騎驢子過蘇州，觀前食采芝齋粽子糖，思之愁歎。阿雀欲來游學，吾甚不謂然，內地已有「黃魚學堂」，吾謂多一出洋學生，則多一通番賣國之人。國家養士，舍辜鴻銘先生而外，都是「土阿福」，若夫女子留學，不如學毛兒戲。

三月二十七日。

與邵元冲書

闊別清顏，忽然已久。得三月二十一日手示，省覽週環，慰同促膝。牧之體中何如？阿崔秦箏麗娟，都不聞動定，何也？萊村前月生一女，可告小鳳。鄧方伯妄談國事，譬如牧豬奴折梅花打其猪，吾又何從加一辭也？吾將潘娘小影，奉還方伯耳。老大房之酥糖，蘇州觀前采芝齋之粽子糖，君所知也。劫灰先生風頭甚健，晤時爲我問湘老四素貞蔚雲諸人近况，幸甚。吾右手已瘡多時，能登箱根山，唯下山坐皮篷馬車，遠不如龍飛。老賽尙寓富春里否？

與邵元冲書

小鳳小杜麗娟，都不與我一言，豈像煞有介事耶？君便中購摩爾登糖四瓶，外國火腿一隻，爲我代送至小花園，可否？君何不攜老三來游箱根，輕輕嫁一富人，自云不得志也。此處有酒能賒，無油可措，君將何以教我？

與邵元冲書

吾病兩日一小便，五日一大便，醫者謂散里哆扶斯病，勸余每日吸雅片三分，他日君來，索我於枯魚之肆矣！方伯仍不見來。麗娟秦箏作廢生，何珊珊其來遲也？小鳳多福，甚慰。

弘頓首頓首。

與柳亞子書

得手後，省覽周環，惠同促膝。君遊武林，想此時返紅梨矣。伏維起居清豫，欣慰良深。藥以旬疾未瘳，還國之期，仍未定也。桐孫敦授秣陵，體中何如？吾何時不思念之？振生近日有書至，不吾近爲人譯書二種，如病不爲累，秋候過已，當赴瑞士作酒徒耳。孫大返北京，有書仍由平津轉交。此覆敬叩僊祉。

藥弘白。五月初八日。

與劉半農書

半農先生：來示過譽，誠惶誠恐。所記固屬子虛，望先生不必問也。雜誌第三本如已出版，望即日賜寄一分，因仲子北行，無由索閱。尊撰靈秀罕儔，令人神往。不慧正如圖騰社會中人，無足爲先生道也。近日病少除，書人鬼記已得千餘字，異日先生如見之，亦不必問也。「達吐」似嘗見諸梵語雜名，此書未攜歸，因不能遞答。西域術語，或神秘之名，即查泰西字書，不曾求

馬於唐市。嘗見先生記拜輪事，甚盛甚盛。不慧曾見一書，名 *With Byron in Italy*，記拜輪事最爲詳細，未知滬上書坊有之否耳？先生明春來游，甚佳。比來湖上欲雪，氣候較滬上倍寒，捨閉門吸呂宋烟之外，無他情趣之事。若在開春，則綠波紅檻間，頗有窺簾之盛。日來本擬過滬一行，畏寒而止。匆匆此覆，敬叩撰安。

曼德再拜。

與劉半農書

半公足下，惠寄雜誌，甚感。拜輪記得細讀一通，知吾公亦多情人也。不慧比來胸膈時時作痛，神經紛亂，只好垂綸湖畔；甚望吾公能早來也。朗生兄時相聚首否？彼亦纏綿悱惻之人，見時乞爲不慧道念，雪茄當足一月之用，故仍無過滬之期。暇時寄我數言，以慰岑寂。

玄瑛頓首頓首。古曆十一月二十三日。